



远
方
出
版
社

胭

脂

宝

盒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

忆文作品集

——代(精品典藏武侠)序

· 武侠大师忆文，原名王益文，祖籍山东临清，从小爱读古典文学，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忆文性格好动，喜爱体育活动。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因家庭贫困，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

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毕业后，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因生活需要，开始写作武侠小说。

他自第一部《飞羽令》起，接二连三推出新作，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有许多被香港、台湾书商买断版权，连港、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一时成为商界的“红星”。

忆文武侠小说，内容曲折离奇，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侠坛”之星。

以作品内容而论，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忆文武侠，又和三位大师不同，他不写历史，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忆文特出的是，以写情为主，每一部小说，都以情事为首，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写出现代“红楼梦”中的武侠爱情故事。

当忆文先生告诉我，他写《慧剑断情丝》这部书的最后结局，整整写了三个多月，为书中的主人公“袁中笙”的爱情故事，掉了半天的眼泪，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情系”。

至于描写武功，梁、金、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忆文武功不同，他描写的功夫，没有一定的规律，他没有一招一式，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有的只有一种功夫，他自称为香艳中的“情功”，在“情功”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

忆文武侠，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为保住原著风格，虽作了一些删节，但仍有一些“限制节”描写，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

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武林有句名言，长江后浪推前浪，杰出的一代胜一代，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

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忆文经典武侠”系列，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爱情”故事。

为此，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因时间有限，书中有个别错误，请读者朋友们谅解，但愿能使忆文武侠，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

友人

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

内容简介

指腹为婚，信物定情，是武林世家的流传佳话。

但天姿俊秀、貌压群芳的汪丽玲，身携信物胭脂宝盒下山兴师问罪。

殊不料由此而引出一连串的事端风波，并引来二女争夫，势成骑虎难下。

一位是江湖侠女美艳动人，一位是指腹为婚的已定妻子，为了左拥右抱的人间艳福，少侠巧设妙计，最终夙愿得偿。汪丽玲虽后悔莫及，然而也只好以“姻缘前定”来聊以自慰了。

目 录

(胭 脂 宝 盒)

- 第一章 惩 婿 投 镖----- (1)
- 第二章 飞 蝶 三 姐 妹----- (47)
- 第三章 途 中 失 镖----- (80)
- 第四章 武 当 三 剑 客----- (142)
- 第五章 初 赴 龙 泉 岛----- (198)
- 第六章 夜 盗 宝 盒----- (226)
- 第七章 丽 珠 遭 劫----- (277)
- 第八章 飞 蝶 戏 恶 少----- (294)
- 第九章 身 份 大 白----- (316)
- 第十章 真 假 琵 琶 公 主----- (353)
- 第十一章 三 风 朝 阳----- (420)

第一章 惩媚投镖

深秋！

九月。

金风送爽。

九宫山上的枫林，一片火红，恰似西下夕阳彩霞。

远处的官道上，一行人众，有轿有马，迤迤而行，正奔向数十里外的汀泗桥。

汀泗桥是个非常奇特地方，仅仅千户人家的大镇上，就有镖局八九家。

它们的局号名称分别是：威远、震远、万安、万全；神勇、神武、湖海、江南、尚有一家“明祥镖局”近期也要挂牌。

一个镇上有这么多的镖局镖师伙计，再加上每天川流不息前来投镖的富绅巨贾，以及他们带来的车马从仆，街上那份混乱繁嚣，不用说也可想的到。

酒楼、妓院、茶馆、客栈，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栉比林立，更增长了汀泗桥的繁华热闹。

掌灯时分，正是汀泗桥最热闹的时候。

拥挤的南大街口，突然传来一阵马嘶人吆喝，八成又有投镖的贵客涌到了。

只见十多匹神骏大马上，坐着男男女女，前呼后拥着一顶绿呢金穗华丽大轿，正向着镇中心的十字街口走来。

当前八匹青马上，坐着八名青衣大汉，一式佩剑。

后面八匹红马上，坐着八名红衣少女，一式背插柳叶刀。

八个大汉抬着的华丽大轿，则颤颤巍巍的走在人马的中间。这么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当然引得两街人众，驻足观看，议论纷纷。

真正引人注意的，还是那位手扶轿杠，徒步跟进的老婆婆。

老婆婆身材瘦小，一身灰衣，生得秃眉小眼，尖嘴勾鼻，布满绉纹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一望而知是个厉害人物。

她手里擎着一杆三尺多长的金烟袋，烟钩大过鸡卵，在两街明亮灯光的映照下，金华闪闪，光亮耀眼，显然是她随身的兵器。

老婆婆扶着轿杠往前走，炯炯的目光直看天，走一步，扭一扭，看来神气傲慢，两街那么多的人看热闹，她都懒得看一眼。

当然，一看这等派势，自然也知道是大有来历的人物。

由于轿帘深垂，看不见里面坐的是什么人。

但根据有位老婆婆走在轿门边，里面坐的八成也是个女子。

前面听到吆喝马嘶的人早已闪开了，因而人马很顺利的到达了十字路口“神勇镖局”的大门前。

“神勇镖局”在汀泗桥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家，也是生意最兴隆，镖师伙计最多的一家。

但是，这一大队人马到达镖局门前，既不通名报姓，也不说明来意，马也不下，直向镖局门内走去。

守在门下的伙计们一看来了这么多人马，本就慌得有些手足无措，这时再见他们直闯门内，更加断定来意不善，虽然“喂！喂！”了两声，却不敢上前阻拦。

其中伙计，早已飞步疾奔，穿过车马大广场，直奔尽头的大厅内。

恰在这时，在大厅内值班聊天的四五个镖师业已急步迎出厅外。

当前一人是个蓄有胡须，白净面皮，身穿一套天蓝锦缎衣的中年人。

其余四人，各着紫绿，也有三十余岁年纪。

飞奔的伙计到达厅阶前，五个劲衣镖师也正走厅阶下。

伙计立即慌张的低声道：“李镖师……。”

话刚开口，目光一直望着走向厅前人马的李镖师，已先挥了个宽慰手势，并低沉有力的说：

“你先回去，随时准备关大门。”

伙计恭声应了个是，才转身看了一眼已经雁行散开的人马，迳向镖局大门走去。

这位李姓镖师，果然不愧是大镖局的干员，他和其他四位镖师，一字站开，静静的望着男女人马分列两边，直到大轿在中间站好，才抱拳谦声道：“诸位辛苦了，可是前来敝局投镖？”

话声甫落，那位手持金烟袋的老婆婆已傲然沉声道：

“废话，不是前来投镖到你们这儿来干啥？你们这儿是客栈？”

李姓镖师毫不生气，依然谦声道：

“既是前来敝局投镖，随员为何不下马，贵东为何不下轿？”

依然是老婆婆沉颜沉声道：

“我们要等你们总镖头马胜云亲自出来迎接我们……”

李镖师再度拱手道：“非常抱歉，你们诸位来晚了……”

老婆婆目光一闪，问：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姓镖师镇定的说：

“我们总镖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

老婆婆听得神色一惊，面色大变，不由脱口怒声道：

“去世了为什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话未说完，大轿里面突然传出一声清脆的咳嗽声，显然暗示警告。

老婆婆一听，急忙住口不说了。

李姓镖局久走江湖，自然看出对方投镖只是借口，实则是前来寻事找碴。

他原本就断定轿内坐的是女子，但听了那声清脆咳嗽，因而联想到，不是少女就是少妇。

心念间，再度拱手谦声道：

“我们老主人去世时，曾经一再叮嘱，不发讦闻，免得惊动亲友！”

说此一顿，拱手郑重问：“敢问前辈，贵上是那一武林世家？……”

说话间，发现老婆婆已将耳朵凑近轿帘，话未问完，老婆婆已沉声问：

“现在你们‘神勇镖局’由什么人来负责？”

李姓镖师颇为自傲的说：

“由我家少镖主马玉龙负责！”

老婆婆立即问：

“他人呢？”

李姓镖师正待开口，身后厅阶上突然响起一声苍劲有力的咳嗽！

五位镖师闻声同时回头，发现他们“神勇镖局”的副总镖头“铁掌银钩”梁兴仁已到了，五人立即向左右退开。

只见“铁掌银钩”梁兴仁，须发皆白，面色红润，双目熠熠有神，穿着一身土黄布衣裤，步履沉稳，直走到李镖师五人之间才停止。

李姓镖师急上两步，正待说什么，“铁掌银钩”已挥了个阻

止手势，一切经过情形，显然他在厅内都已看到了。

“铁掌银钩”向着大轿和老婆婆一拱手，谦声道：

“老朽梁兴仁，忝为‘神勇镖局’副总镖头，迎迓来迟，尚望恕罪！”

说罢，微揖躬身。

老婆婆大刺刺的礼也不还，依然沉声道：

“我们是来投镖的……。”

“铁掌银钩”立即道：

“老朽当然知道，我们这儿又不是酒楼客栈！”

老婆婆听得一瞪小眼，但仍耐着性子，沉声道：

“我们要见你们少镖主！”

“铁掌银钩”立即道：

“非常不凑巧，我们少镖主出门保镖去了！”

岂知，老婆婆竟瞪着一双小眼，举手一指，怒声道：“你胡说……。”

“铁掌银钩”一楞道：

“老朽说的都是实话呀！你何必光火？”

老婆婆却又举手一指李姓镖师，道：

“他方才还说马玉龙在里面……。”

李姓镖师一听，急忙反驳道：

“老前辈，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铁掌银钩”却向着李镖师，挥手阻止道：

“健雄，你们先到厅上去歇着，这儿由我来应付……。”

老婆婆一听，顿时大怒，立即尖声呵斥道：

“什么？我们又不是前来讨债的，要你来应付，我们是来投镖的，你要说接待！”

“铁掌银钩”立即无可奈何的说：

“好好，就算由我来接待你们，好不好？”

说罢，回头又看了走上厅阶的李健雄五人一眼，才望着老婆婆，问：

“贵东上要投什么镖，请到厅上详谈吧！”

岂知，老婆婆竟哼声道：

“我们要见了你们少镖主马玉龙再谈！”

“铁掌银钩”梁兴仁道：“跟我谈也是一样……。”

老婆婆轻蔑的白了“铁掌银钩”一眼，哼声道：

“你敢保？”

“铁掌银钩”正色道：

“有何不敢？就是你项上的人头我们照样敢保！”

老婆婆一听，顿时大怒，就用手中的金烟袋一指，怒斥道：

“梁兴仁，你敢触我老婆子的霉头？看我饶得了你……。”

“铁掌银钩”见老婆婆作势就要扑过来，赶紧挥手阻止道：“慢着！”

老婆婆立即刹住身势，怒声道：

“怎么？你怕了，是不是？”

“铁掌银钩”不答反问道：

“你可是自信能胜得过老朽我？”

老婆婆毅然颌首道：

“不错，不出三招，准叫你趴下！”

“铁掌银钩”一听，立即拱手道：

“既然你的武功这么高，那还投什么镖？老朽不敢接，请你们到别家去好了！”

说罢转身，迳向厅阶前走去。

老婆婆一看，完全傻了，这才知道上了“铁掌银钩”的大当了！

葛闻绿呢大桥中一声清脆娇叱道：“落轿！”

“是！”一声暴诺，八个大汉立时将轿放下来。

分列两边的马上男女，也跟着纷纷跃下马来。

轿帘尚未掀开，里面已先传出清脆沉声道：“梁老英雄请止步！”

“铁掌银钩”梁兴仁闻声回头，举目一看，目光不由一亮，神情顿时呆了！

只见由绿呢大桥中走出来的竟是一位国色天香，风华绝代的美丽少女。

绝色少女着一身粉绿衣裙，外罩葱绿亮缎无袖长襦，高挽的秀发上斜插一双含珠金凤，右边云鬓上缀着一排翠玉小花，项扣金钗，丝鸾带上悬着两块血红玉佩，当真是雍容华贵，绝世无双！

绿衣绝色少女双十年华，生得眉目如画，凝脂般的娇美面庞色胜鲜花，只是面罩寒霜，双眉笼煞！

“铁掌银钩”看罢，转身走了回来，抱拳谦声道：

“梁兴仁迎迓姑娘！”

绝色绿衣少女，检衽还礼，但却冷冷的沉声道：

“铁婆婆不会说话，得罪了老英雄！”

“铁掌银钩”赶紧道歉道：

“姑娘言重了，老朽也有不是之处！”

绝色绿衣少女微一颌首，淡然道：

“那咱们到厅上谈吧！”

“铁掌银钩”梁兴仁立即侧身肃手一把大厅，道：“姑娘请！”

绝色绿衣少女微一颌首，迳向厅前走去。

手擎金烟袋的铁婆婆立即跟在身后。

十八名壮汉少女则二人拉两匹座马，其余四男四女分左右保

护。

八名轿夫也将绿呢华丽大轿抬至一侧休息。

“铁掌银钩”在侧引导，对绿衣绝色少女非常注意，只见她前进似行云流水，玉佩不碰，仅秀发上的金凤钗那串珍珠微微颤动。

大厅上共悬了两排八盏大纱灯，每盏大纱灯上都漆有五个大红字——神勇镖局马。

进入大厅后，两边分列了近二十名身着劲衣，精神奕奕的镖师。

当然，也包括方才接头的李健雄五位镖师在内。

由于绿衣绝色少女是来投镖谈生意的客人，分列两边的镖师们纷纷微躬上身行礼。

绿衣绝色少女微颌螭首，迳向客位上走去。

跟在身后的铁婆婆对两边的镖师们，看也不看，理也不理。

四名青衣佩剑男护卫和四名红衣背刀女护卫，一看绿衣少女走向了客座大椅，纷纷加快步子，站在椅后。

绿衣绝色少女也不客气，未待“铁掌银钩”肃客入座，她已在客座大椅上坐下来。

神情冰冷的铁婆婆就站在绿衣少女的身边。

“铁掌银钩”梁兴仁见绿衣少女已经坐下了，也就跟着坐在下首主位上，并沉声道：

“看茶！”

一声应喏，一个年轻镖伙立即端着茶盘走过来。

茶盘上放着两个精磁盖碗，他先放在绿衣少女面前一碗，接着又放在“铁掌银钩”梁兴仁的面前一碗。

“铁掌银钩”一等镖伙退下去，立即向着绿衣少女，拱手谦声问：

“请问姑娘尊姓芳名，仙乡何处……？”

话尚未完，铁婆婆已冷冷的说：

“一定要告诉你吗？”

“铁掌银钩”霜眉一蹙道：

“且不论谈妥投镖立合同时写上，就是现在谈起话来也好称呼吧？！”

绿衣绝色少女只淡淡的说：

“我姓汪！”

“铁掌银钩”见绿衣少女没有再往下说的意思，只得拱手道：

“原来是汪姑娘，失敬，失敬！”

说此一顿，特又一整颜色问：

“请问汪姑娘，不知前来投镖何物？”

那位绿衣汪姑娘，略微一迟疑才道：

“一件家传至宝！”

“铁掌银钩”梁兴仁蹙眉“噢？”了一声问：

“不知姑娘可曾带来？”

汪姑娘微一颌首，淡然道：“带来了！”

铁婆婆早已回头望着椅后的四个红衣背刀少女，沉声问：
“在谁那儿？”

其中一个红衣背刀少女，急忙恭声道：

“回禀老奶奶，在小婢这儿！”

说着，已在鼓鼓的镖囊内，拿出一个红绸小包来，双手递给了铁婆婆。

铁婆婆接过红绸小包，尚未开口，汪姑娘已淡然道：

“送给梁老英雄看！”

虽然是汪姑娘的吩咐，铁婆婆照样心不甘情不愿的放在了
“铁掌银钩”的面前桌面上。

“铁掌银钩”梁兴仁也不介意，立即将红绸小包解开，一蓬红光，立时射向四方，整座大厅也立时染上一层粉红亮光！

分立两边的二十名镖师一看，俱都瞪大了眼睛，竟有人发出轻啊声！

只见红绸小包中竟是一个殷红如血，玲珑透明，雕工极为精细的长方玉盒。

小盒高约四寸，宽也四寸，横长却有半尺有余，四角四颗张口龙头，同时回头望着盒盖中央的一颗火红明珠。

“铁掌银钩”看得面色黯淡，双手微抖，神情有些激动，额角已渗出了油汗。

他用颤抖的手指轻轻一推，盒盖应指而开，里面竟还有一双张牙舞爪的血红玉龙，尤其玉龙的两只眼睛，毫光闪射，因而也显得玉龙栩栩如生！

汪姑娘对“铁掌银钩”的神情和举动非常注意，这时见他将盒盖掀开了，不由冷冷的问：“老英雄怎知道盒内不是空的？”

“铁掌银钩”有些激动的“噢！”了一声，含笑道：

“老朽只是例行查看清楚，并不知道盒内还有一条赤血玉龙！”

说罢，兀自望着玉盒，激动的赞声道：

“好！果是人间独一无二的至宝……。”

汪姑娘立即淡然问：“梁老英雄怎知是独一无二的至宝？”

“铁掌银钩”被问得一楞，不由“啊？”了一声，望着汪姑娘，惊异的问：

“姑娘是说，还有第二个？”

汪姑娘冷冷的微一颌首道：“不错！另一个宝盒里双血凤！”

“姑娘原来要投镖两个宝盒？”

汪姑娘微一摇头道：

“不，我就这一个，据传说，也是大家的臆测，应该还有一只凤盒！”

“铁掌银钩”摇头一笑道：

“传说和臆测，那就靠不住了！”

说罢抬头，立即望着两边的镖师，愉快的说：

“大家依序走过来看看，也好开开眼界。”

铁婆婆一听，立即沉声警告道：

“只准观看，不准触摸！”

“铁掌银钩”一听，立即将血红的宝盒，小心谨慎的放在桌子的中央。

镖师健雄等人，依序向前，鱼贯跟进，一个一个的背负着双手，探首观看。

身穿绿衣，美貌如仙的汪姑娘，对每一个走过来观看宝盒的镖师都很注意，尤其后面年约二十三岁的几个年轻镖师。

这二十名年龄不一，胖瘦不等的镖师，人人精神奕奕，个个身穿锦缎劲衣，俱都徒手未携兵器。

他们似乎是以年龄多寡分等级，先是四十余岁的看，接着是三十多岁，最后内人都是二十出头年纪。

这些镖师看罢了宝盒，都会不由自己的看一眼仙子般的汪姑娘。

但是，只有倒数第三位，身穿银缎簇花英雄衫的青年镖师，看了一眼宝盒就离开了。

汪姑娘对他也并没太注意，因为其他几位年轻镖师，同样生得剑眉朗目，齿白唇红，只是这位没看她的银装青年镖师，身材较健美罢了。

所有的镖师看完后，依然走回到原来的位子站立。

“铁掌银钩”梁兴仁这才抱拳问：